

作品名稱：病房裡的風景

作者：何志明

在那樣的時光節點，竟然有些人會常常忘了要尊敬他們。

那年單親老父嚴重咳血，住進了公館三軍總醫院。身為獨子的我，舉目無親，只能日間請看護，晚上下班再自己去照料。

軍醫院偌大的病房為通鋪形制，淡漠的日光燈映照著一張張憂鬱的病床，整座場域猶如是個困螫的礦穴，尤其病房裡多為癌末患者，在此處往往沒有何時回家的問題，有的只是渴盼奇蹟出現的卑微眼神。

醫治父親的醫師年約卅餘歲，一張素淨的面容，讓人倍感和善，身形則清瘦單薄，走起路來身上的白袍彷彿會飄起似的。他每日巡房探診時，將責任感全攬在身上，關懷的語調不疾不徐，對待病人亦極為親切，還會握著病患的手鼓舞打氣。他的記憶力好到驚人，除了病情，一些細微末節的事都一字不忘，比如父親的食物癖好、我的工作、生活狀況，甚至看護是誰，都能記得一清二楚。

為了徹底檢查父親病徵，醫生須幫他實施肺穿刺。父親瞅見那根粗粗的針尖閃著寒光，就要從自己的肉體扎進肺臟時，情緒惴慄，宛若臨刑前的壓迫，醫生察覺到他的氣場起伏不停，遂以輕鬆話題轉移父親的忐忑。

其實，我注意到了醫生的疲態，我看見他昨日在昏寐的暗夜時刻，直奔病房來急救病人，他面對「死去一點點」的病人進行繁複的救治，之後便是醫術最難的一部分——病患往生。家屬的啜泣聲不絕，甚至情緒失控，肆意對醫院咆哮，醫生他身心壓力極大卻默默隱忍。不眠不休的他，兩腮乾癟，眼睛像是陷入黑洞，疲困的神色在輪廓上製造出憔悴的線條。他忙完後累得踉踉蹌蹌離開，臉色慘白，就像從冰庫裡走出來一樣。

「伯伯，您好像很緊張喔！」醫生已準備好施行肺穿刺的動作與表情。

「您要穿刺的部位，不太好刺，可能要多扎好幾次喔……哈，嚇您的啦！一下下就好了。」

父親聽完，露出憨笑的牙齒。醫生先以碘酒在父親的皮膚上來回塗抹，而後以手掌在擦碘酒處搨一搨。

「我要插針囉！伯伯深呼吸，忍耐一下喔！」父親眉心緊揪，哀鳴了好幾聲……。

之後病理檢查結果出爐，醫生在診療室告訴我確診為肺癌末期，大概只剩半年存活了。

我愣住，「我的父親就要和我說再見了！」我難過得像小狗嗚咽，手掌掩著口鼻壓抑地發出哀傷的聲音，而醫生他和我的對話，也失去了下文，他輕聲地安慰我，我淺淺的點著頭。

日復一日白天繁忙工作夜晚看顧父親，在精神與體力巨碩的負荷下，我胸臆積存已久滿溢的鬱悶，終於全面崩堤。

深夜我整個人趴在父親床沿像個小孩般抽泣，悲啼聲失禁到無法控制。醫生探房經過，刻意來關心。

「怎麼了……」他關懷的話語，像一顆石頭撲咚掉落我心潭深處，淚涕滿面的我，陷溺在沉重的尷尬裡。然而醫生彷彿完全洞悉我內心所受的折磨，他在旁邊不斷地撫慰我。

他闡述了生離死別的哲理，我全然溶解到他的語言世界中，我感覺醫生是人間的天使，讓人心存感恩與敬意。

我思忖，他陀螺般打轉的日子幾乎沒有妥協的餘地，而醫生也是肉身。但他的付出，卻意味著生命律動的延續，我看見了冰冷病房裡，一道美麗的風景。

事情仍然一件件地完成，父親走的那一刻，毫無掙扎。